

我感激我擁有這樣的創作機會，如鬼魂重返已經毀滅的家屋，摩挲撫觸所有不在的往日，流連忘返，再活一次。

很少有創作者那麼幸運，可以同時寫字與造像，一年又一年和往事相處，在倉皇隧道的底處見著光，恍然發現所有死去的和活著的一起在光裡團聚，互望凝視，一刻都捨不得離去。

在世界盡頭，一個新的家屋浮現。我隔著光望去，滿心感激。



生命是一齣複雜難解的通俗劇，
我將以編織者的毅力，
細細密縫，
試著書寫家族裡那些說不出口的秘密，
這些人與那些人心裡的黑洞，
閃爍在新店溪與哈德遜河的波光粼粼中。



父別書

我從來不能正視我的父親。坦
然地看著他。我知道我心裡有病。
我不知道要如何能不恨父親。比
復仇還巨大的重擔從來沒有離開
過我。我知道我只能複雜曲折地
刻字造像，用攝影機用書寫，在
字裡行間細微的縫隙，悄然凝視
家庭的傷口和自己靈魂的破裂圖
像。這是我唯一會做的事。無比
殘酷卻是唯一的出路。

全家福

父親算是古早年代的典型台灣好男兒吧。在民國五〇年代刻苦學藝，成為柯達Kodak彩色沖印在台灣培養的第一代師傅。他和媽媽的戀情想必古典純情，外公外婆家算是當年撤退來台的殷實之家，美麗的門市部富家小姐卻不顧外婆反對，執意下嫁新店鄉村身無分文，孤傲寡言的暗房少年師傅。在新店溪貧困家庭長大的我的父親，三十歲不到白手起家，開創了彩色沖洗業的第一個本土品牌，爵士彩色沖印公司。

他的發跡故事，開始於一台摩托車的靈活資金調度。身為長子的父親二十歲開始養家，每天早出晚歸搭公路局顛簸新店烏來山路，常常趕不上最末班公路局。他的妹妹，我的二姑姑，用她少女時代攢下的私房錢，買了台摩托車送給哥哥。二姑姑當年是黑貓型的美艷女，而且她個性豪放，手腕靈活，從台糖小姐，商展小姐，一路當到台菜餐廳能言善道的女副理。二姑姑從來不乏追求者，口袋一直麥克麥克。父親後來典當了二姑買給他的那台摩托車，用第一筆資金大膽賭注，在中華路小巷子開了小小門面的爵士。



民國六十年，弟弟尚未出生，我們姊弟三人，在爸爸開的爵士彩色照相館巷弄裡，興高采烈地和爸爸的車子合影。

媽媽厚道蔭夫，不但偷偷回娘家借錢，也親力親為沒日沒夜在暗房與門市穿梭忙碌。在攝影術漸漸普及到台灣每個家庭的黃金年代，夫妻兩人同心奮鬥，打造了父親日益擴張的彩色沖印事業。

爸爸的爵士彩色越開越多家，我那遙遙模糊的童年印象，一直停留在敦化南路名人巷寧靜美麗的家屋。我記得鄰居住著台視的當家小生江彬，中視的女明星陳佩玲和馬之秦，還有剛出道的華視小歌星甄妮。我記得那些幸福無憂的夏日午後，媽媽哄著我們四個小蘿蔔頭，在沁涼的冷氣房內終於全都沉沉睡去。

父親躋身上流社會，迷人的攝影術點石成金地改變了他的貧苦出身，連白嘉莉張小燕都滿口叫他陳董陳董。父親馬上把土氣的本名陳阿增花大錢算命改成富貴萬年的陳鵬文。他闊氣地到處獵豔留影，招惹無數台北最美的女人。

攝影是慾望的流瀉，也是改變階級的工具。父親以為他永遠擁有鍊金術。他一輩子從來沒能夠從當年的雲端顛峰彎下腰桿，腳踏地面。父親是君王，是族長。他以為他的所有決定絕對正確無誤，一貫霸氣凌人，對人不留情面。胼手胝足一起奮鬥的媽媽成了帶不出門的黃臉婆，整天在家當老媽子帶我們四個小孩。而他的姊妹手足，我的姑姑們則成了他龐大企業體之下供他頤指氣使的傭婢。



民國六十年，爵士彩色南京東路門市部開幕那天，我和姊姊、妹妹以及表姊。背後玻璃門上貼的紅紙條寫著，「歡迎上官靈鳳小姐，蒞臨剪綵」。



爵士彩色員工旅遊時，阿公阿嬤大姑姑三姑姑，還有媽媽帶著我們三個小孩。我和姊姊拿著特別訂製的公司旗幟，在神氣的黃銅獅子下頭。背後是我們住的氣派的溪頭招待所。

童年的我不懂這些偷偷留藏在我心裡的詭異的記憶伏流。為什麼那麼疼我們的爸爸，半夜應酬回來總會偷親四個小孩的爸爸，白天坐在董事長的椅子上卻時時咆哮，吼聲響徹整個公司，變成讓我害怕極了的另一個人，不敢接近他一步？！

兩個截然不同版本的父親，讓童稚的我漸漸疑惑混淆，終於和他距離遙遠。

家裡的氣氛漸漸改變，父親頻繁的外遇讓再怎麼溫馴的媽媽也受不了了。外遇酒家女阿珍阿姨，每天半夜打無聲電話到家裡，讓一向溫柔馴良的母親終於歇斯底里嚎哭大叫。在這同時，父親借高利貸過度擴充的彩色沖印企業體遭到了石油危機的波及，再也撐不下去。父親在民國六十六年宣告倒閉，欠了兩千萬，馬上要因票據法坐牢。

他一手創辦的爵士彩色七家連鎖門市拱手讓人，他和媽媽倉皇決定逃到美國，希望能做工還債，翻身做人。逃亡前的最後一天，父親落魄地牽著我們的手，回到爵士彩色的攝影棚內，留下一張我們永遠沒再能團圓的全家福照片。幻影般的攝影棚處處透露太過人工的光亮整齊，那一天，我第一次看到爸爸如此落魄疲倦。

我的童年從十歲那張強作笑容的全家福開始，撕裂，我窮盡一輩子的氣力在掩飾，



民國六十一年，爵士彩色公司的員工旅遊。

在欺騙自己，沒有創傷，沒有闇影，沒有黑洞。

某一個完整的自我形象也永遠從我生命中失去，封存在那張照片裡，用盡所有神秘的招魂術也無從喚回。舊照片裡那個無憂無懼童年的我，好比慈悲的神佛俯視著日後心裡千瘡百孔一夕老去的我，隔岸相望，恍若隔世。



爵士攝影棚的最後一張全家福。